

那天，约翰·列侬走了……

法律出版社

The Day John Lennon Died

Dec. 8, 1980

Keith Elliot Greenberg

凯斯·格林伯格 著 边然 译

那天，约翰·列侬走了……

The Day John Lennon Died

Dec. 8, 1980

Keith Elliot Greenberg

凯斯·格林伯格 著 边然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那天,约翰·列侬走了/(美)格林伯格
(Greenberg, K. E.)著;边然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1.1

书名原文:December 8, 1980: The Day John Lennon
Died

ISBN 978 - 7 - 5118 - 1429 - 6

I. ①那… II. ①格…②边… III. ①纪实小说—美
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10666号

那天,约翰·列侬走了
[美]凯斯·格林伯格 著
边 然 译

编辑统筹 大众出版分社
策划编辑 柯 恒
责任编辑 柯 恒
装帧设计 乔智炜

©法律出版社·中国

出版 法律出版社
总发行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世纪千禧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责任印制 沙 磊

开本 787×960 毫米 1/16
印张 13.75
字数 164 千
版本 2011年2月第1版
印次 2011年2月第1次印刷

法律出版社(100073 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7号)

网址/ www.lawpress.com.cn

电子邮件/ info@lawpress.com.cn

销售热线/010-63939792/9779

咨询电话/010-63939796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100073 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7号)

全国各地中法图分、子公司电话:

北京分公司/010-62534456

上海公司/021-62071010/1636

深圳公司/0755-83072995

西安分公司/029-85388843

重庆公司/023-65382816/2908

第一法律书店/010-63939781/9782

书号:ISBN 978 - 7 - 5118 - 1429 - 6

定价:32.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

December 8, 1980: The Day John Lannon Died by Keith Elliot Greenberg

Copyright © 2010 by Keith Elliot Greenberg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Hal Leonard Performing Arts Publishing Group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 – 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0 LAW PRESS ·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 - 2010 - 5472

第一章

1980年12月8日清晨。纽约曼哈顿的达科他公寓大楼。

约翰·列侬在自家屋子里反复踱步，目光凝视着窗外来往的黄色出租车和快步走向地铁站的上班族，手里还不时记下些零零碎碎的事情。虽然此时列侬有一张专辑正在打榜，但这位当年的披头士成员对自己的定位已经成了“居家男人”。如果不加记录，他就没法完成某些平淡无奇的日常工作。列侬和洋子的孩子今年才五岁。他们每天早晨八点钟醒来，然后边吃早饭边计划一天的安排。列侬如今四十岁了，他感到自己身体还算健康，并且早已远离了毒品。要知道，列侬早年在利物浦和汉堡的时候，简直是离开了毒品就没法活下去；后来，因为吸毒，列侬经历了为期十五个月的“迷失的周末”，差点让自己的婚姻毁于一旦。在经历过糜烂的青春岁月之后，列侬终于告别了毒品。

虽然大多数时候列侬已经不再吃食糖，但在录音室里，他还是容忍自己偶尔犯一下这种最无辜的错误。列侬和洋子吃过一段时间素食，目前，他们开始吃“长寿食品”，比如没有去壳的谷粒、整条的鱼，还有米饭。不过，早些时候，《花花公子》杂志的记者采访约翰时，注

意到他仍然热爱着“高卢蓝”(Gauloises Bleues)这种在中东特别流行的烈性烟草。

“吃健康食品的人不怕癌症的威胁,”列侬对记者说,其实他也承认,这不过是在欺骗自己,“他们也不认为吸烟对人体有害,当然,如果我们因为吸烟丧了命,那就表明我们错了。”

列侬经常想到死亡。作为艺人,他鼓励自己的听众摆脱宗教观念的束缚,不要在乎是否能在天堂找到一席之地。但是,由于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人都会寿终正寝,他又无时无刻不担心自己英年早逝。几乎每次采访,列侬总会提起死亡这个话题,哪怕这样说是为了强调自己想拥有长久而健康的一生。

十多年来,这个周旋在个性鲜明的数任女友和傲慢无礼的各位亲戚间的男人,一直宣称自己是和平主义者。如果有人要激怒他,想和他打架,列侬会避开,然后大声向挑衅者宣传和平。但是,列侬也知道,“圣雄”甘地和马丁·路德·金都是反对暴力的人士,最后他们却被别人的暴力行径夺去了性命。

整个1975年,列侬都住在达科他公寓。这是座文艺复兴时期德国北方风格的大楼,位于中央公园西街。在这里,列侬并非过着隐居生活,相反,他活得更像一个普通市民。在披头士乐队解散之初,列侬感到无法摆脱自己显赫名声的控制——虽然他对唱片业不屑一顾,但为了保持知名度,也为了还能活得像个披头士,他必须不断工作。如今,在阔别唱片业五年之后,列侬终于能够告诉记者,那个“看不见的幽灵”,已经从他心里消失了。

披头士狂潮刚刚席卷英国时,列侬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婚姻。然而,他那对责任心欠奉的父母、随着名气而来的毒品、疯狂的追星少女以及引人注目的名流身份,注定要给这次婚姻埋下悲剧的种子。时至今日,这位披头士乐队领军人物的大儿子朱利安已经十七岁了,音乐

事业刚起步。但是,直到最近,列侬才把自己的角色从一个偶像明星重新定位成了肖恩的父亲,跟那些住在曼彻斯特的公寓里靠政府补贴度日的父亲,或者安守于巴尔的摩的茅屋中养儿育女的父亲并没有太多区别。在那之前的几年,列侬可是感觉糟透了。时间跨入1975年,他发现四十二岁的小野洋子怀上了自己的第二个儿子,于是,他发誓放弃以前所有不好的行为,当个合格爸爸。

每月的房租对列侬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因此,他可以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集中在小儿子肖恩身上。和他人推测的不同,列侬作出这个决定后,并没有牺牲太多自我。他仍然紧跟音乐潮流:新浪潮、雷鬼,甚至迪斯科。他自己还在写歌,对音乐事业的关注也从未减退。跟滚石乐队主唱米克·贾格尔不同的是,贾格尔希望走出去,而列侬希望收回来。

这样做,对他的家庭大有裨益。

如果有人不理解列侬为什么作出这样的决定,那么,他和洋子的新专辑《双重幻想》(*Double Fantasy*)可以解答这个疑问。

对于唱片公司老板大卫·格芬来说,这张专辑的发行是个巨大的成功。在签下这位披头士成员的同时,他在华纳旗下的独立厂牌公司格芬唱片还跟埃尔顿·约翰和唐娜·桑玛(Donna Summer)签了约。和约翰相似,格芬的家庭背景也不显赫,他的父母都是英属巴勒斯坦的难民,母亲在布鲁克林的哈西德犹太人聚居区有一家小小的内衣店。正是这样卑微的出身,给了格芬这个难民的孩子超越那些享有特权的孩子的动力。他拥有一种参透甚至改变购买唱片的大众口味的能力。不论怎样,《双重幻想》是一张与《玻璃洋葱》(*Glass Onion*)、《我是海象》(*I am the Walrus*)以及《革命之9》(*Revolution 9*)等后现代歌曲完全不一样的一张专辑。在这张专辑中,列侬不再尝试耗费歌迷太多的脑细胞,转而和他们进行直接沟通。这些歌曲,表现了列

依一家希望在达科他公寓实现的简单生活——歌颂亲情、浪漫和童年。

列依强调,更加重要的是,他现在已不必耗费气力和埃尔维斯·卡斯特罗(Elvis Costello)或是汽车乐队(The Cars)竞争。能在歌里表现出自己真实的个性和情绪,对他来说已经足够了。

这张专辑发行之后,列依似乎又对媒体敞开了达科他公寓的大门,不仅邀请记者们,更期待全世界的目光回到他的世界。歌迷很喜欢这张专辑,也欣慰于列依现在的状态。仅仅三个星期,《双重幻想》的销量就突破了七十万张。1975年,列依发表了自披头士解散之后他本人的第一首单曲《(就像)从头再来》[(Just Like) Starting Over]。他此举并非出于商业目的,而是因为这首歌的创作初衷——回到本源,然后重新前进。这样的观念,最准确地反映了列依目前的生活态度。1980年12月3日,这首歌在美国排行榜上高居第三位。

过去,列依从来不会自满,他总是抱怨自己的作品质量太差。有一次,大名鼎鼎的披头士乐队御用制作人乔治·马丁向他保证,人们都很喜欢他的创作,列依却说:“如果我有机会把这些歌重新录一遍,我肯定会这么做的。”

不论列依在做什么,他总是对自己的表现不满。这种不安的情绪点燃了他的创作热情,却让他无法享受周围的世界。而《双重幻想》中这个好心情的列依,仍然是一名水准高超的艺术家,只是现在的他,不仅可以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承受痛苦,也学会了如何让自己开心。就像专辑中第一首单曲的名字暗示的那样,列依在生活上和事业上都重新开始了。在列依的心里,所有的过往,不论是披头士乐队时的经历、自我毁灭的行为、摇滚明星做派,还是惨遭美国政府遣返的历史,都已经被擦除得干干净净。“我觉得,在那天之前,什么事情也没有经历

过，”接受雷电华广播电台的采访时，他如此表态。

打开录音机，列侬开始检验《如履薄冰》（*Walking on Thin Ice*）初步混音完成后的效果。这首歌的后期制作，由洋子在四十四街的“唱片工厂”中完成。列侬的名曲《想象》（*Imagine*）也是在这里录制的。这座录音棚的建立者加里·凯尔格伦一直以来的梦想，是将录音室建得像歌手自己家的客厅一样温馨，而不是一间灯火通明的流行歌曲克隆实验室。这个创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吉米·亨德里克斯的《电子女儿国》（*Electric Ladyland*），布鲁斯·斯普林斯汀的《为跑而生》（*Born to Run*）、《吻》（*KISS'*）、《毁灭者》（*Destroyer*），以及“空中铁匠”（*Aerosmith*）的《阁楼宝贝》（*Toys in the Attic*）都是在这座录音棚制作完成的。也正是在此处，列侬和洋子录制了另外一张专辑，并且讨论了下一张专辑的发行计划。结束了五年的颠沛流离之后，列侬和洋子打算来一次世界巡回演唱会。

列侬知道，这次的世界巡回演唱会，意味着他又要和成群的歌迷接触，遭遇形形色色的音乐人，还得跟那些对艺人满脑子疑虑的赞助商打交道。但是，作为一名天生的艺术家，无论如何，他必须再次感受舞台的能量。与肖恩的关系让列侬成熟了不少，这次演唱会必将与众不同。哪怕他的性格里还有那么一丝青春叛逆期的残留成分，洋子也总能及时地约束他。有些丈夫可能不会听从妻子的管束，但列侬不一样。这些管束是他主动要求洋子施予他的；在公开场合，列侬称洋子为“母亲”。他不仅将洋子当成跟自己平等的个体，有一次，他甚至声称：“事实上，她比我更棒。”

除了协助列侬做音乐，他的“母亲”还帮他把财产翻了几番。1980年，列侬全年的唱片版税收入大概是1200万美元，由于洋子经营有方，他的各种投资加起来，总值超过了2亿3500万美元。其中包括：250头世界上产奶量最高的荷兰奶牛，总价超过了6600万美元，

分布于纽约州的四家牧场；两处洋子家乡日本的房产；以及位于棕榈滩、月桂谷和长岛的多处地产。但是，这位自诩“工人阶级的英雄”的歌手，丝毫不必为自己日渐增加的“非劳动所得”感到歉疚，因为他每年都会向慈善机构捐出收入的百分之十。

十年前，列侬搬进达科他公寓的前夕，邻居们曾经心怀顾虑，不知他会给这座气氛阴郁的老宅子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座九层楼的哥特式建筑也算恶名在外——罗曼·波兰斯基在这里拍摄过恐怖电影《失婴记》(*Rosemary's Baby*)，楼里曾经的住户包括电影界的“弗兰肯斯坦”波利斯·卡洛夫，还有那位命运悲情的朱迪·加兰。虽然如此，约翰的邻居还是很在意究竟是谁与他们分享大楼的走廊，谁和他们一样穿过黑色的铸铁大门。他们害怕没规矩的狗仔队会把烟头儿戳在水池里的怪兽雕塑和厚重的黑色围栏上。

起初，列侬住在演员罗伯特·莱恩之前住的地方。这套房间位于七楼，可以俯瞰中央公园。邻居们发现，列侬夫妇希望得到的是如普通人一般的私密空间，这让他们非常惊讶。列侬并没有像个摇滚歌星那样天天在家里开派对，因此邻居们对他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1973年，列侬和洋子决定买下大楼中的五套公寓，一共二十五间屋子。对于列侬夫妇的入住，邻居们最终表示出了宽容，甚至非常欢迎。每年，洋子都要为全楼居民准备一次日本式宴会，每逢此时，她会一边分发筷子，一边和儿子玩耍。1980年12月8日这一天到来时，他们的邻居劳伦·芭考尔刚刚拍摄过一部名为《夺命影迷》(*The Fan*)的惊悚片，讲述的是一名舞台剧演员被一个杀人犯仰慕者跟踪的故事。

第二章

1980年12月8日清晨,无数纽约人乘坐地铁或公交赶往工作地点。一路上,他们翻看着小报上的广告:梅兹和亚历山大百货公司的降价消息、东方航空公司的打折机票,还有当时的热门电影《愤怒的公牛》(*Raging Bull*)或者《傻妹从军》(*Private Benjamin*)的放映安排。他们也会从报纸上读到,一个月前刚刚当选美国下任总统的里根先生,将和他的夫人南希乘飞机抵达纽约。里根总统的行程包括与纽约红衣主教泰伦斯·库克会面,还要与里根家族最年轻的成员罗恩·普利斯科特·里根共进午餐。罗恩是位芭蕾舞演员;前些时候,他突然和同居女友多莉亚·帕尔梅里结婚了,这让未来的总统夫妇大为震惊。里根希望能够跟小儿子进行一次私人谈话,南希将不会参与这次会面。

那段时期,刚刚经历了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美国已是遍体鳞伤。电视上正播放着一些所谓的“学生”在德黑兰烧毁美国国旗和总统吉米·卡特画像的镜头,美国大使馆内,五十二名美国公民仍然身陷囹圄;一天以前,伊朗狂欢庆祝人质危机四百天。当时已年届八十的伊

朗宗教领袖霍梅尼深知自己的黑头巾和永远镇定自若的表情能够给普通美国观众带来怎样的不适,他不仅欢呼雀跃地将本人领导发起的伊斯兰革命称为“心灵的征服”,还催促众多追随者将这项运动发扬到国门之外。

在经历了道德上无可挑剔但政策上软弱无力的总统吉米·卡特四年领导之后,昔日电影屏幕上的牛仔小生里根走马上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里根仿佛一个小镇上的新警长,是国家急需的新任总指挥,可以将那些深眼窝、大胡子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信徒和苏联红色分子的仇恨引导到其他问题上去。正如里根的智囊团所言,里根这个时候上台实在是太幸运了。此时,距苏联入侵阿富汗已一年,人们恐惧已久的东西方大战迫在眉睫。12月7日,虽然依旧为美军在伊朗遭受的奇耻大辱懊悔不已,即将卸任的卡特政府还是态度强硬地公开抨击了此事:一支以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联合部队为后援、人数在三十万至四十万之间的苏联军队已经跨越国境线,进入波兰境内。在梵蒂冈举行的圣母无原罪瞻礼庆典上,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特意为自己的祖国波兰而向圣母玛利亚祈祷。

“我只能作为我的祖国波兰的一员发言,”教皇说,“从波兰传出的消息犹如破空而来的警报,我们都希望这并不是真的。”

天主教会与左倾势力在欧洲争斗得不可开交时,在中美洲,自由派的信念正和美国政府长久以来支持的传统右派观点猛烈碰撞。不到一周之前,在萨尔瓦多郊区,来自纽约的依塔·福特修女、莫拉·克拉克修女以及克利夫兰的教会义工琼·多诺万陈尸路边。星期天弥撒时,在萨尔瓦多首都圣萨尔瓦多的大都会大教堂,主教阿图罗·李维拉·达马斯表示:“我要谴责这些对教会工作者的迫害和暗杀行为,更要谴责军阀一样的当权者。”

为了回应这些公开的抗议声浪,卡特政府减少了对萨尔瓦多的军

事和经济资助。令观察家们好奇的是,坚信对付共产主义比其他意识形态上的任务都更加重要的里根总统,将如何改变美国的中美洲战略。

约翰·列侬是喜欢吉米·卡特的。相对于共产主义者和什叶派穆斯林,有美国政府撑腰的兵痞们犯下的罪行更让列侬反感。如果还处于当年的叛逆阶段,他应该也能够加入尚未完成的嬉皮士和雅皮士运动,聚集在纽约的联合广场公园,谴责里根是“蛊惑民心的政客”。无论如何,里根最终以绝对优势赢得了总统大选,美国政治也迅速转向保守。

现在的列侬已经变得稳重多了。他没有对中美洲的局势发表评论。前些时候,十位被关押在北爱尔兰的爱尔兰共和军囚犯进行了绝食抗议,列侬也没有表现出愤怒之情。像很多土生土长的利物浦人一样,约翰身上的血性遗传自他生活在绿宝石岛上的祖先。列侬1972年发表的专辑《在纽约的时光》(*Some Time in New York*)中,有两首歌都表态赞成北爱尔兰六个郡脱离英国统治而独立。其中一首便是《血腥星期天》(*Sunday Bloody Sunday*),人们经常将它与U2乐队那首描写北爱尔兰德里地区二十七个被屠杀的民权运动者的歌曲相混淆;另一首歌名叫《好运爱尔兰》(*The Luck of the Irish*),充满了暗示,诉说了北爱尔兰人遭受的长达一个世纪的“折磨与饥馑”,揭示了“不列颠强盗”犯下的种种暴行。但是,随着《双重幻想》的发行,人们发现,约翰的歌已很少涉及政治敏感话题。

在纽约,每五十个白人市民里,就有一个是五世纪时古爱尔兰君主尼尔王(Niall of the Nine Hostages)的后代,因此,对于北爱尔兰发生的绝食抗议活动,纽约市政府没法像约翰那样视而不见。参议员阿方索·达马托忙着在北爱尔兰会见绝食者的家属。身为犹太人的市长艾德·科赫也表示了对这次绝食事件的同情,还不时提醒选举人:

他一直认为,跟犹太同胞相比,爱尔兰裔美国人对她更加忠诚。

科赫喜欢在市长专车里听披头士的歌曲。虽然保罗·麦卡特尼的作品才是他的最爱,但他更欣赏列依的为人。列依能够选择纽约作为自己的新家,让市长先生非常高兴。用科赫的话说,看到列依这个人,就能让邻居、路人甚至大街上的店家们感到“欢欣鼓舞”,“如果你想找一个地方可以隐姓埋名地好好生活,纽约是最好的选择。这里的市民最懂得尊重别人的隐私。哪怕你是个大明星,在纽约,你也能够不受干扰地走在大街上。”

科赫个子高大,略微秃顶,有时像个精明的生意人,有时又显得特立独行。年轻时,科赫住在格林威治村,参加过争取民权和反对越战的抗议活动。1977年竞选市长时,他把自己形容为“开明而稳健”的领导,将通过合法有序的强硬手段对城市进行管理,因而受到了布鲁克林区和皇后区蓝领阶级的欢迎。里根竞选总统时,科赫邀请里根到市长官邸作客,这一行为激怒了许多曾经支持他的人,认为此举是向保守的共和党示好。科赫还决定关闭哈莱姆区的西德汉姆医院。由于该医院的医护人员中有很大部分是非洲裔美国人,因此,科赫的行为被人们指责为对黑人社区漠不关心,有种族主义之嫌。但是,在1980年下半年的时候,市长先生仍然受到很多人的欢迎。每当他一边穿过人群,一边大声询问“我这个市长当得如何”时,得到的回答总是非常正面。

科赫市长生涯中的闪亮一刻,出现在那年四月份公交车和地铁司机罢工的时候。那天,科赫气定神闲,走过布鲁克林桥,跟步行去曼哈顿上班的人们握手交谈。

“罢工一点影响也没有,”他后来回忆,“纽约市民对那些非法罢工的人说‘去你的罢工,我们还能走着上班,看你们怎么办!’市民们

简直太好了，纽约仿佛迎来了最美好的时刻。”

像后期的列侬一样，科赫以能够控制自己的嫉恨情绪为傲。1965年，他曾经跨越党派的界限，支持前任市长约翰·琳赛。但琳赛后来将科赫看成自己的敌人，两人之间产生了罅隙。“我对约翰·琳赛的评价不高，”科赫一度放言，“我认为他不算特别聪明。我帮了他那么多，他却不领情。他花了太多本不该花的钱，在任期间导致了严重的经济问题，给我留下了一个烂摊子。”

科赫竞选市长时，只要一有机会，就会拿自己的前任取笑。琳赛让一位他们两人共同的朋友从中调停。“他想让我停止攻击他，”科赫回忆，“不然，他就要离开纽约市。他对我的评论也太在意了！”

最后，科赫当了市长，并向琳赛妥协。他承诺，永远不会再提约翰·琳赛的名字。“当我一定要提到他时，”新任市长承诺，“我就叫他某市长。”

艾伦·切斯勒工作的地方就在市长办公室的楼下。她是纽约市议会主席卡罗尔·贝拉米的办公室主任；在过去的三年中，她一直住在约翰·列侬家的楼下。

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切斯勒第一次光临达科他公寓，是为了采访住在这里的贝蒂·弗莱顿；后者是全国妇女组织创始人之一，也是美国最著名的女权主义者。这座大楼的波西米亚风情让切斯勒着迷不已。“达科他公寓住着很多富有艺术家气质的人，非常有趣，”她说，“大楼并不整洁，还有一点破旧。但是，这个建筑本身实在是棒了。”1977年，达科他的一间公寓廉价出售时，切斯勒和她的律师丈夫立刻搬了进来。

根据当地的传闻，这座公寓冠名“达科他”，原因在于，它是纽约市中心以北一英里左右的区域内第一座高楼，其象征意义如同刚刚得

以开发的达科他地区一样。但是,这种说法是在公寓建成后的 1933 年才见诸报端,因此,公寓当初的冠名缘由,很可能只是为了纪念美国不断扩张的西部地区。切斯勒说,1980 年,这座公寓被装饰一新而卖给投资者以前,住户们已经习惯了和列侬、芭考尔以及指挥家伯恩斯坦这样的名人共用一部电梯。“好多大人物住在这里,”切斯勒说,“有电影制片人,也有古董商。孩子们一起在院子里和楼梯间玩耍。这个社区棒极了。我的小孩非常希望能够在此生活。”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俄亥俄人,切斯勒曾于 1964 年在克利夫兰市立体育馆看过披头士的演出。还没等约翰、保罗、乔治和林戈的脚迈上舞台,疯狂的观众就像潮水一样,一路你推我搡,从看台涌了上来。切斯勒记得,当时场面完全失控了,因此,唱了几首歌之后,演出终止了,披头士成员也被护送着离开了现场。

两年后,披头士坐在装甲卡车里重返克利夫兰。这一次,歌迷们疯狂如昔。他们推翻了护栏,冲上舞台。在演出中间,披头士不得不重新回到防弹卡车中。观众们被告知:如果不恢复秩序,披头士将离开克利夫兰。长达四十五分钟的骚乱过后,观众们不甘心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演出才得以重新开始。

切斯勒性格太过腼腆,不好意思将自己在克利夫兰看过披头士演出的旧事告诉列侬。平日里,肖恩·列侬这个小家伙在公寓中经常露面,活泼而友善,不过,他的父母总是让他远离其他住户。对此,切斯勒一家都表示理解。

“对于这样的做法,我一点意见都没有,”切斯勒强调,“约翰·列侬毕竟是约翰·列侬。”

达科他公寓以南一英里的喜来登大酒店里,还有一个曾对列侬充满崇敬的人,正在为其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天做着准备。

上午十一点,二十五岁的马克·大卫·查普曼在房间里醒来。这个来自火奴鲁鲁的不速之客,身材微胖,举手投足毫不讲究,大大咧咧。虽然第七大道上吹着从中央公园方向刮来的寒风,但明媚的阳光让天气显得暖洋洋,不太符合圣诞将至的时令。想到可能会在室外待上好久,查普曼便在自己的棕色毛衣下面加了一件保暖内衣。之后,他穿上深蓝色老式松紧裤和棕色翻绒皮鞋。

查普曼感觉到自己再也不会回到这个酒店了。他故意留了一些东西给警察,其中有一本皮质封面的《圣经》。查普曼翻到《约翰福音》的部分,找了一支笔,把上面的文字改成:

“约翰·列侬福音书”

之后,他拿起自己最钟爱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小说讲述了一位被别人疏远的少年在心中与“骗子们”作战。查普曼翻开封面,写下“我的自白”几个字,并签上书主人公的名字:霍尔顿·考菲尔德。

在披头士名声最响的时候,他们经常感到自己被困在了酒店房间里。疯狂的歌迷歇斯底里地抓着酒店窗户,希望接近偶像。助理们成了披头士和外界交流的媒介。刚到纽约的时候,列侬甚至不敢背对歌迷,生怕有人突然冲上来,拽下他一绺头发。现在,列侬觉得放松多了。他意识到,自己可以和歌迷们分享一个城市,而且相安无事。歌迷们好像能够读懂他发出的信号,并且尊重他的感受。渐渐地,列侬也开始接近大众,而不是离他们越来越远。

“在过去的七年中,我无数次经过这条街道,”在接受 BBC 的采访时,列侬坦言,“我现在能平安无事地上饭店用餐了。你知道这种感觉有多美妙吗?我甚至还能去看电影!歌迷会走上来和我打个招呼,或者让我签名,但他们不会拥抱我。”

在列侬和洋子开始吃“长寿食品”以前,他们经常会突然出现在